

恥堂存稿
二



稿 存 堂 恥

(二)

撰 得 斯 高

嚴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高 斯 得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存稿 堂 二 冊

（本書校對者 陳叔衡）

恥堂存稿卷五

說

廣居說

永嘉陳君所爲便坐。命曰廣居。屬予書之。而發其義。予謂廣居之義大矣。難乎其爲言也。學者必先識其所謂者而用力焉。然後可乎。是居者何。宅心之地也。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寬以居之。書曰。惟厥攸居。蓋皆有主于中。守而不去之義。如人之有家焉。朝于斯。夕于斯。常而不厭。然後志定而業成。夫既識其所居矣。而能充之以學問。拓之以義理。不桎于偏見。不汨于私欲。逮夫養熟理融之後。心體渾然。萬境俱徹。四海八荒。皆在吾宇。居其有不廣乎。嗚呼。此仁者之事。學者所當立以爲的。而俛焉孳孳者。故予願與陳君勉之。

史巽之兩溪說

坎。流水也。兌。止水也。兩溪交流。坎之重卦象焉。兩澤相麗。兌之重卦象焉。水與澤相近而不同。故易六十四卦。未有以兌爲水者。予方爲季申明兩溪之義。請置兌而論坎。夫坎之爲卦。心亨而體勞。遺安君從容鄉邑之間。尊師講道。安土樂天。其得坎之亨者乎。季申棲遲若雪。兩溪之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其得坎之勞者乎。然勞之中有亨道焉。不可不知也。季申儻能思遺安之訓。隱居以求其志。固窮以守其身。則疏

食飲水樂在其中其何亨如之季申借兩溪之名以寓維梓之思善矣予復推其意以告之其亦以爲然乎。

陳堅字子固齋字子思說

聖學二曰知與行而已然非通之以思則知不明非守之以力則行不實二者相須不可偏廢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又曰知崇體卑崇效天卑法地語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四者辭異其指則同知至至之主于知知欲其明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主于行行欲其力故曰可與存義智以知識言欲高明而如天禮以持守言欲安固而如地智以通理如水之周流仁以守道如山之堅確一知一行交進互益此學之大方也永嘉陳宗名其二子曰堅曰齋而遺予書曰公爲我字之且發其義予謂堅于文從土其義有不待辨若齋之義當以洪範明之洪範五事皆以本然之性而言思曰睿者思其自然之睿人皆有之非聖人所獨得其文義則通而已二子之于學也苟能致其齋以思之堅其守以固之如手足相須而不可相無知行互發不能自己則其進也庸詎知其所止乎請字堅曰子固齋曰子思雖皆昔人已行之字然合而言之以盡其義則此乎昉春秋之意不嫌同辭兄弟一體固不得而析也陳君以爲然則願以告乎二子有可往復幸無辭焉

唐近仁字學行近道字學知說

仁與道難言也肫肫浩浩與天同體學者茫然而求之烏能闡其藩哉故聖人教人常自其近者言之曰

剛毅木訥近仁。曰：力行近乎仁。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曰：忠恕違道不遠。凡皆示人求端用力之要，使之即用以明體，因顯以識微，近而不已，則亦終至其域而止耳。零陵唐直夫取中庸之義，名其長子曰近仁，而字以學行。取大學之義，名其仲子曰近道，而字以學知。求予一言發其義，夫力行非仁也，何以近乎仁？知所先後非道也，何以近乎道？蓋行者仁之實，而知者道之門也。中庸三知者之事也，三行仁者之事也。行不近于仁乎？近仁而欲無愧其名，則當深體力踐，俛焉孳孳，毋憚任重道遠而不力。毋以色取行違而自欺，行之不已，仁遠乎哉？大學之道，自誠意正心至于治國平天下，條目衆矣，而其綱領以致知爲先。知不近于道乎？近道而欲無愧其名，則當懲治本心，精擇義理，毋溺于利欲以汨其明，必謹于幾微以擇所嚮。知之之至，道不遠人矣。雖然，二者非學不能。知非學則不明，行非學則不力。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記曰：人不學，不知道。直夫字二子以知行，而貫之以學，其有見于此矣。然而猶有說焉。先儒謂知行如人兩足，不可偏廢。二子其觀予文，交臂互發，則有以知夫仁與道一而二，二而一矣。嗚呼，尙勉之哉。

純彥字韓孺說

先君子嘗言古者以王父字爲氏。今宜倣此。名諸孫以純。以開府公字公純故也。予第五子純彥，字之曰韓孺。蓋竊取忠獻諸子之名，俾徼福焉。我朝世家之盛，莫如韓、呂。韓公忠貫日月，慶留苗裔，予以匹夫慕之，亦有說焉。且公之諸子，或秉國均，或備禁衛，勳名富貴，赫奕一時。純彥居其間，皆不能及，而其平生行

事亦未有卓然登于史氏者。予果何取焉。取其生長燠閭。不忤不驕。以保門戶。稱其家兒而已。家人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言順理以保其家。蓋非易事。故于一卦。吉莫大焉。嗚呼。吾邦喪亂以來。故家流落。後生不謹。以墜其世多矣。予甚懼焉。乃發此義以示警。嗚呼。小子其念之哉。

純魯字參孺說

余弟不器甫名其子曰純魯。蓋撫秦齊鐘銘之文字之曰參孺。則取論語曾子之義。屬余爲之說。余謂秦銘所謂純魯多釐。齊銘所謂萬福。純魯有質厚之義。不過言受福之厚而已。與論語所云。若不相似。不器借其文以名子。猶賦詩斷章云爾。姑置二銘。專明孔氏之訓。先儒訓魯爲純。言其受性之偏。非美之之辭也。果何取于魯乎。蓋聰明才智之人。未必聞道。而質朴純魯者。往往得之。何也。敏者見之既易。故守之不堅。而魯者因其造理之難。故用心專一。探索鑽研。不得自己。既得之難。故守之堅。此曾子所以絕出三千之徒。而猶傳聖人之道也。嗚呼。天之降才于人。亦不一矣。賢者能因其資而用力焉。則其賦性之偏。反爲受道之地。向使曾子不知用力。則亦終于魯而已矣。何足貴乎。余觀不器之子。疏通闡暢。非遲鈍者。顧以魯名。惟父知子。必有深意。豈欲其質直務實。以濟其所不足乎。是則以曾子之病。爲純魯之藥。意雖少異。而皆可以入道。純魯繼自今。其亦依親之言。體親之志。去便儼皎厲之習。爲篤實敦厚之歸。毋悅紛華。毋憲輕銳。砥礪于問學。沈潛于義理。以無虛乎嚴君名子之意。是予之所望也。嗚呼。純魯其亦念之哉。

純約字謙孺說

予弟不流甫之子。舊名純一。不流書求欲予爲之更名。且字之。而爲之說。予謂幼名冠字攷之。經傳鮮有更者。獨小戴所記。父母在。許其更名。況父之命而非自更之乎。故予不曰不可。而名之純約。字以謙孺。名取左傳在約思純之義。字則兼取潘安仁所謂福謙在純約者焉。夫約者。何也。不侈然以自大之謂也。人之自守者約。則篤實而不濫。收斂而不華。其行己也恭。其用物也儉。其爲學也要。聖人示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未有不由此者。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然非其心純乎義理。不雜于利。不累于物。安能至此。夫既能以純居約矣。則天下之謙何加焉。天之所益。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捨此焉往。春秋之世。未必能盡此道。若安仁徒能言而不能行。故卒盈以取禍。我朝有刁約景純者。少與歐富齊名。蘇文忠稱爲前輩。推尊甚至。蓋能不愧其名者。孔門之約。未易驟語。純約其亦希前修之行。由是而進。以求造乎顏曾之域可也。嗚呼。其亦懋敬之哉。

蹇叔潛字成子說

妻之兄子蹇叔潛。予所名也。始字淵子。復改符子。一日請曰。二子皆未稱公所賜名。請更之。予字以成子。而語之曰。子達成之義乎。在易乾之初。潛龍勿用。夫子翼之。以爲不成乎名。行而未成。夫乾六爻。皆聖人之事。聖人何不成之有。自學者言之。則窮而未達之時也。名無所聞。行無所見。非未成而何。故潛也者。君子進德修業之基。濟時行道之本也。人能于此時。刻志勵行。篤學力行。思其所未達。勉其所未信。不以人之所不見而自欺。不以世莫我知而自畫。使大學修齊治平之具。皆備于我。他日出潛離隱。舉而措之。其

所成就當何如哉。孟子曰：舜發于畎畝之中，傳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六者皆困于潛者，用力有淺深，所就有大小，然其爲有成一也。成子其勉之哉。

范震龍字子雲說

蜀公之九世孫范震龍，季從訪予湘中，曰：吾字取諸易文言傳，而未知其說。公爲我言之。予謂水火燥溼，其義甚著。雲龍風虎，曷爲亦以類言？蓋龍陽物也，雲于易亦爲陽，虎陰物也，風于易亦爲陰，同氣相求，其從之宜也。雖然，子之字是矣，然混而無別，果孰從乎？蓋以子雲易之昔人名字，以雲龍相配者多矣。如陸雲而字土龍，范雲而字彥龍，蓋其著者。土龍以雲間自處，非不高也，而二十四友之汙陷身濁淖，雲龍駸駸固若是乎？乃若彥龍朝聞夕死之事，其所依乘，尤君子之所鄙笑。二子皆非予所願于范君也。夫龍之爲物，鍾天地之至陽，其體清輕，其性靈異，而雲以至陽之氣爲之憑依，其乘時變化，功用不測。凡有血氣之類，安得而擬之哉？易六十四卦窮天下之象，而龍爲首，飛潛見躍各有其義，非獨聖人爲然。學者皆當體之。范君究玩于斯而有得焉，則知其蟄也，所以存吾身，其出也，所以行吾志，不得時而龍蛇，毋如子雲之空言而竟辱其身，得時而風雲，毋如陸范之自失而貽笑于世，則朋友相字之意，庶乎其不虛矣。嗚呼，范君其亦勉之哉。

王琚字君度說

吾友王深道名其子曰琚。遺予書曰：爲我字之，併爲之說。庶知乃父有友如此，且使佩德言以無愧其名也。予曰：諾哉！乃字以君度而申其義。夫佩玉之名五：曰珩、璜、琚、瑀、衝牙。大毛公曰：佩有瓊琚，所以納間。蓋佩玉之制，惟琚納于珩璜上下之間，所以管攝衆玉者也。故古人言佩，獨琚得專其名，而四者不得。如曰佩玉，瓊琚報之以瓊琚，可見然則佩者所以節度乎身，而琚者又所以節度乎佩者歟？傳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又曰：旣服，習容觀玉聲。凡皆以其切近于身，可以斂敖惰之氣，閑非僻之心焉爾。然其爲制也，必有一玉焉，居其總會以節度之名物之中，有精義存，是豈苟焉者哉？琚也，而知乎此，起居動作，其無一而不求合乎度焉。謹言謹行，常懼悔尤者，守身之度也。愉色婉容，交盡敬愛者，事親之度也。篤恩厚別，承口寧尊者，齊家之度也。刑善親仁，戴抱忠信者，取友之度也。權衡輕重，劑量辛甘者，接物之度也。廣而充之，跬步之間，終食之頃，皆不越乎檢防。夫如是，則嚴君名字，師友責善之意，庶乎其無負矣。然而抑有說焉。夫度者，降衷自然之則，非強加束縛于人也。始佩玉者，容止進退之間，若有拘牽之者，久則安之矣。度之于人亦然。善乎呂成公之說曰：規矩法度，未至于樂，循理若維繫，然其中自有安泰恬愉之地。琚雖未及乎此，然有味斯言，俛焉孳孳，安知不終闢其藩也。嗚呼，尙勉之哉！

銘

江鎔習齋銘

人之知道。由學之故。學而不習。學則不固。生熟之度。盡驗諸心。九醞味厚。七八色深。是以中庸貴乎弗措。所謂知新弗離乎故。或繹于中。或體于行。表裏互發。精義入神。顏曾以之。優入聖域。予何人哉。胡不是則。吳巽之友竹齋銘

生天地間。性命于氣。匪人獨然。伊物無二。惟竹之生。受直于天。貫乎四時。既勁既堅。禮居大端。詩美令德。一言蔽之。莫尚乎直。潛聖論友。以直爲先。吳子友竹。吾有取焉。迺貽爾銘。揭置座右。與臥以之。之死毋撓。趙彥僉介庵銘

書名之學。有會其意。維介于文。分而爲二。在人進修。是曰利器。以別正邪。以判義利。由辨之明。守則不貳。既固既安。于石不啻。彼百世師。謂和之至。而能凜然。不可易志。由擇之精。知得非義。於乎我友。斯語之事。毋奪爾真。毋昧爾智。惠何人哉。希之則是。

王詠省吾齋銘

大賢省身三事而已。至于吾儕。又奚止此。隨事默察。日夜以思。約之又約。乃至于是。斯維曾入聖。以是爲主。我友希之。請事斯語。

宋捷如心堂銘

心涵太虛。萬古惟一。全體大用。存乎神易。同人之先。中直本同。復觀諸咸。我感彼通。求心之道。莫尚比擬。以己況人。夫豈有異。昧者弗察。曾不善維。一膜之外。癢癢莫知。忠中恕如。本自倉顏。先覺闡祕。精義斯挾。

宋叟之堂高叟銘之。尙衣斯言終身行之。

贊

王司封眞贊

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在漢宜鄉。今有先生。四海符谿。先生其甥。我瞻儀形。鄙倍其萌。

趙卯發集孟四箴贊

我讀七篇。有見于恥。終身行之。未測其止。趙子作箴。其目有四。孝敬善利。貴賤譽毀。浩乎博哉。精義妙旨。知之實難。行亦匪易。維是四者。有源有委。升高自下。適遠從邇。充爾知能。擇爾塗軌。窮達好惡。皆外物耳。願循其序。默察眞履。孜孜要歸。一而已矣。我作斯贊。曰能則未。敢誦所聞。以諗同志。

雜著

客問

客有問于高子曰。昔揚子雲爲官拓落而取嘲于人。韓退之投閒置散而貽笑于士。皆爲文以解之。今子坐廢八年。憔悴頓踣。甚于二子。無一言自解。不已屈乎。高子莞然笑曰。若何言之陋。二子慕君不得。熱中有言。世稱其文之奇。予獨憐其志之卑也。子爲我願之乎。自古不得志者。莫若孔孟。直道取困。死而無悔。其言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曰。夫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以天自斷。而未嘗以說人。孔孟之不師。而揚韓之慕。若何言之陋也。客曰。非此之謂也。自東方先生以來。文人才士。

落落于時。未有不因筆墨以自見。非特揚韓爲然。今子不足于文。姑自託于聖賢。爲大言以欺我。高則高矣。而終未免于拙之誚也。高子曰。嘻。客之要我若是。予何愛于言。然非恥于拙而動于激。特欲客知予平生之所遇也。自嘉熙以來。予用于時者四。絀于時者六。用我者曰文清李公。曰清獻杜公。曰丞相吳公。曰丞相董公。絀我者曰周坦。曰蕭泰來。曰朱熠。曰沈炎。曰章鑑。曰何夢然。十人者。其爲人賢不肖。皆非予所能知也。夫用于時則榮。絀于時則辱。天下之常理也。而好事者評予之用舍。乃皆以爲榮。予甚惑焉。求其說而不得。則彊以意揣之。曰。豈用我者法當惟其人。絀我者法當反其類。而今皆應法矣乎。夫使用我者。而出于開慶之大臣。絀我者而出于端平之御史。則予之所懼也。嗚呼。繼自今以往。其復有知我如二清吳董之倫矣乎。予不得而知也。其復有厄我如坦泰之徒矣乎。予亦不得而知也。使無二清。予則已矣。若猶有之。予雖老矣。安知其終不遇哉。如之何其勇于自絕而急于自解也。中庸曰。在下位。不援上。不怨天。不尤人。孟子曰。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予將循念往愆。益求其所未至。以聽天之所處焉。苟徒嗟卑嘆老。哀窮慙屈。以自見于筆墨之間。此特文人所爲。而非聖賢用舍行藏之大法也。予非惟不能亦不暇。客矍然曰。吾以語言文字望子。而子以聖賢所爲自期。乃今日知所進矣。長揖而退。

客悼

恥堂居士歸自宣城。客有過之者。蹙額而言曰。子何歸之遽乎。吾觀一時人士。留落不耦。未有若子之甚者也。吾嘗計子之閤閱而知之。子之齒于仕版。且四十年矣。其在內服。起自史館。至於大蓬。其在外服。三

秉州麾。七乘使傳。歷位不爲不多也。然攷其實。則內不及五載。外不過六年。餘皆投閒置散之時也。子于等輩。不爲後人。曷爲至此哉。居士笑而應之曰。客知其概。未知其詳也。試爲客言之。始予有位于朝。實與樞參季父同時。士之有求于季父者。往往津介于予。一日有扣門者。視之。謝公方叔也。時自列院出爲湖南賓客。意不自得。予言之季父。季父未及薦進也。俄而自致冠豸矣。又一日有扣門者。視之。趙公與澤也。時未脫選。予言之季父。季父立舉之。又一日有徒步衝雨而來者。予視之。姚公希得也。時自奏邸出倅當塗。太守鄧泳拒其來。予言之季父。季父言之時相。易倅他郡。十餘年。予自少蓬得罪去。而牟公子才爲從官。屬士爭出其門。一日趙公曰。趙自淮東遺予書。予素才之。薦于牟公。云此人善議論。蜀人在列者莫能及也。聞者不悅。此四公者未遇時。予皆推轂焉。今一爲王。一爲相。一爲執政。一建大閫。而予猶夫人也。不特此爾。淳祐之季年。丞相吳公當國。一日而除一蓬四著。善類舉手相賀。蓋予爲少蓬。牟公與徐景說。李純甫留漢輔。爲大小著。今自景說物故之外。一爲執政。一爲內相。一爲侍從。而予猶夫人也。官竊祕監之稱者。十有五年。職竊寶文之稱者。亦十有五年。予之落拓如此。豈特如客所云而已哉。而予之所以至此。予自知之。客未必知也。昔吾夫子于公冶長。南容及史魚。蘧伯玉皆比而言之。而辭氣有抑揚。其意若曰。長之得罪。雖非自取。要不若南容之免于刑。魚之亢直。雖曰難能。要不若伯玉之爲君子。然則七公之所以達以履。南容伯玉之行。予之所以窮。以蹈公冶史魚之迹而然也。然夫子所貴在彼。不在此。則優劣豈不較然異哉。然雖姑置容冶。而以蘧史論之。夫子所謂卷懷者。必其可懷之物也。故寶可得而懷。瑾可得

而懷。至于矢則豈可懷之哉。善乎龜山之說曰。史魚之如矢。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故魚雖不如伯玉。而稟之于天者。至死不變。聖人猶有取焉。予將挾魚之矢以終吾身。窮達得喪。何足道哉。于是客絕然。慙曰。子之志如此。吾以常情測之。陋矣。詹尹漁父。尙不足以知屈原。吾安能知子哉。乃悵然而去。

諭俗文

朝廷遣使者觀風一道。其責重矣。所以別自是非。采察善惡。獎厲忠信。懲革澆訛。耘耬強梗。伸達沈滯。使聖天子教化宣明。德澤流布。光輝燦然。著于所部。如皇華之光明于野。然後爲虛其職。豈俗吏所能辦哉。使者受命。來使閩中。始至。嘗下教。以爲上四方之俗。近于狠。下四州之俗。近于頑。非鄙夷爾民而待之薄也。蓋入境以來。所聞則然是。以明相告諭。庶幾能改。今八閱月于此矣。觀之訟牒。固可概見。往往父子相殘。兄弟相賊。夫婦相棄。親戚相讎。較錙銖之財。而輿訟至歷數載。因纖芥之忿。而交愬殆偏諸司。虛造事端。僞立契券。欺誣良善。瀆紊公私。泯泯棼棼。何所不有。吁。使吾民至此。非使者之罪乎。古之良吏。不事刑威。民服其教。至于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無他。身率以正而已。今使者德業無聞。行義不著。無以表倡。乃欲特區區政刑以相糾督。宜乎習俗之不厚。獄訟之日滋也。視周之使臣。相去萬萬。慙負職業如此。朝廷設以古法繩之。不陷大譴矣乎。今當春和。萬物更始。特述所愧。以諭爾民。其亦少相體悉。各務省循。毋長鬪頑。毋作姦僞。毋棄禮義。毋逆倫理。毋事鬪狠。毋恣侵漁。使里閭清靜。田野安生。四方之人。將曰閩中陶染諸先儒之風。今又服其使者之教如此。人之詆其頑狠者妄也。夫如是。上下豈不並受其福哉。使者之言。

非飾美觀。非爲迂闊。爾民其審聽之。毋忽。

寧國府勸農文

太守下車。兩月有餘。風俗猶未周知。然大略亦可見矣。此邦士饒民勸。好謗喜訟。太守欲諭教之。以積習久。未能也。茲歲二月。以令勸農。乃先進爾農而告之。太守蜀人也。起田中。知農事爲詳。試爲父老言蜀人治田之事。方春耕作。將興父老集子弟而教之曰。田事起矣。一年之命繫于此時。其毋飲博。毋訟詐。毋嬉遊。毋爭鬪。一意于耕。父兄之教既先。子弟之聽復謹。莫不盡力以布種。四月草生。同阡共陌之人。通力合作。耘而去之。置漏以定其期。擊鼓以爲之節。怠者有罰。趨者有賞。及至盛夏。烈日如火。田水如湯。耨耨之苦尤甚。農之就功尤力。人事勤盡如此。故其熟也常倍。及來浙間。見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旣發。地力有餘。深耕熟犁。壤細如麪。故其種入土。堅緻而不疎。苗旣茂矣。大暑之時。決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旣固矣。復車水入田。名曰還水。其勞如此。還水之後。苗日以盛。雖遇旱暵。可保無憂。其熟也。上田一畝收五六石。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雖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盡也。太守始至。頗聞爾農治田失之鹵莽。其始種也。耕之不熟。地力不盡。苗旣殖矣。不耨不耕。稂莠並興。陂塘不修。圩埂不固。旱不知備。澇不知防。則又鬪狠鬪訟。以眊有司。避役頑輸。以取追逮。心力旣分。不得專一。是以雖號樂土。連歲不登。由此故也。父老其歸。以太守言。諭告子弟。川浙與宣風土雖殊。勤則得熟。怠則薄收。其理一也。雖然。尙有以告父老。夫水旱雖係天數。而感召則在人心。若使田里之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鄰里輯睦。風俗純厚。

自然可以感召至和風雨調節災害不生太守得與汝曹共享一土爲太平民豈不樂哉父老其歸丁寧子弟明聽吾言毋忽

嚴州勸農文

太守奉詔書撫百姓。今一年矣。生于蜀土。不能詳知汝州利害。然汝州至急之務。公私所甚憂者。太守雖愚。亦知之矣。豈非艱食之爲患乎。汝州山多田少。良田纔百二三。餘皆磽瘠。爾農雖盡力以耕。及冬斂藏。尙不足以餬口。常仰糴他郡。一遇閉遏。輒有溝壑之憂。太守雖大聲疾呼。告于臺閭。彼不顧也。爾農其可不力耕乎。去歲旱災。太守早夜焦勞。獨租發廩。勸富人賑糴。白于朝。得米萬石。以助糴濟。自謂心力粗竭。然小惠安能徧也。今幸陰陽調和。臘雪春雨。率皆應候。天時旣順。人事可不勉乎。太守用出遠郊。進父老而告之。古語云。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飢火所驅。不顧廉恥。姦邪盜賊。皆由此起。欲其不飢。無他。勤于耕而已。欲耕之勤。去其害于耕者而已。汝州之人。喜與詞訴。在官日多。在野日少。耕能不廢乎。汝州之人。喜事鬼神。竭力費財。奔走道路。耕能不廢乎。好飲博。則心志荒。好嬉遊。則本業墮。若能去此四害。惟專惟勤。田之無收。吾不信也。父老皆深知田者。毋謂太守之言常談。歸語子孫。明聽力行。毋忽。

福建運司勸農文

舉天下之田。皆不可不熟。而福建之田。尤不可以不熟。舉天下之民。皆不可使飢。而福建之民。尤不可以使之飢。何則。歲歉生事。此方爲甚故也。古人有言。飢不得食。雖慈母不能保其子。然則歲歉生事。豈爾民